

# 毛泽东读书笔记 精讲

---

陈晋 主编

---

① 战略卷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读书笔记

## 精讲

MAO ZEDONG  
DUSHU BILU  
JINGJIANG

---

陈晋 主编

---

壹

战略卷

---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 壹, 战略卷 / 陈晋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219-09950-6

I. ①毛… II. ①陈… III. ①毛泽东著作研究—读书笔记 ②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IV. ①A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62690 号

---

策 划 人 卢培钊 温六零  
责任编辑 覃结玲 唐柳娜 田 珅 沈海龙  
责任校对 张聘梅 黄 玮  
美术设计 光 光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950-6  
定 价 248.00 元 (全四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进行, 实行

id est = that is

破坏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经济

危机

市场

斗争

扩大

手段

武器

因此

由此

武器

因此

由此

因此

由此

因此

由此

因此

由此

因此

由此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society are too narrow to comprise the wealth created by them. And how does the bourgeoisie get over these crises? On the one hand by enforced destruction of a mass of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other, by the conquest of new markets, and by the more thorough exploitation of the old ones. That is to say, by paving the way for more extensive and more destructive crises, and by diminishing the means whereby crises are prevented.

The weapons with which the bourgeoisie felled feudalism to the ground are now turned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itself.

But not only has the bourgeoisie forged the weapons that bring death to itself; it has also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e men who are to wield those weapons—the modern working class—the proletarians.

In proportion as the bourgeoisie, i.e., capital, is develop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is the proletariat, the modern working class, developed—a class of labourers, who live only so long as they find work, and who find work only so long as their labour increases capital. These labourers, who must sell themselves piecemeal, are a com-

应用

uneal 弊

210



此人不知兵  
契丹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契丹均

詰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鐵林廂  
 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諸將進兵  
 獲馬三百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百人來降乙亥范  
 陽民以牛酒犒師丁丑帝乘輦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  
 丹建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來降壬午知歸州劉  
 守恩來降癸未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于高粱河敗績  
 甲申班師庚寅命孟立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乙巳  
 帝至自范陽八月壬子西京留守石守信坐從征失律  
 貶崇信軍節度使甲寅彰信軍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  
 察使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甲戌汴水決宋城縣



我們是研究的，  
常常抱了，  
就這①  
地應用了也  
個有現法  
？我們  
計劃是這  
至及能了  
這字觀  
法則的、也

計劃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為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應用它，必須制定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都完全反映出這個經濟法則的要求。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法則，連價值法則也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一根本改造過的「法則」。這也是不對的。法則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則，那也就消滅法則，而以另外的法則去代替它們了。

「改造」法則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法則的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雖然關於改造經濟法則的公式，早已在我們這裏流行起來，可是為了準確起見，必須把這個公式拋棄。可以限制這些或那些經濟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可以防止它們發生的破壞作用。當然，如果有的話，但是不能「改造」或「消滅」法則。

因此，當人們講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經濟力量，講到「控制」它們等等的時候，他們決不是想說：人們能夠「消滅」科學法則或「制定」科學法則。恰恰相反，他們只是想以此來說明，人們能夠發現法則，認識它們，掌握它們，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運用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從而征服它們，求得控制它們。

總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反映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生活過程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

## 编写和出版说明

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实属罕见，像他那样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实践家，同样不多。

我们为什么要编写这套书，在长篇序言《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中，讲得比较充分了。

这里就本书的编写和出版情况，说明如下：

### 一、编写原则

总体上说是广泛地收集、严肃地选取、客观地解析。

1. 编写内容，范围尽量全。该书涉及毛泽东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军事、自然科学、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则涵盖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的阅读情况。

2. 材料选取，以准确性、文献性为准则，突出本书的文献保存价值和工具书性质。

3. 叙述方式，追求可读性，尽量客观、平实、生动。

### 二、编写体例

每个条目包括三个部分：

1. 原文（某书或某文中的某段）摘引，即毛泽东所批注或评论的原书



(文)中的段落。上下引文尽量全面，避免断章取义。如果毛泽东是就全书的基本情况或该书叙述的某个观点、某件事情发表评论，则放在“精讲”部分客观介绍，概括毛泽东评论对象的内容。

2.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而且摘引毛泽东著述、谈话中有关读书的心得体会。所引都保持原貌，能查明时间的，均注明；有的批语无法断定时间，则注明其为毛泽东读某某书的批语。这部分文字，主要摘引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言论），也有的是摘引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论著中所披露的文献材料。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均注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考。

3. 精讲。内容主要包括：①原书（文）基本情况。作者及出版或发表时间；全书（文）的基本倾向及其影响；毛泽东阅读的版本，如果是文章，则说明原文发表的时间及刊物。一本（篇）书（文）可能设若干条，这个内容则只在第一条内出现。②毛泽东阅读的现实社会背景及其阅读过程或谈话背景。有的书是早年读过，而晚年也读，将过程说清。③分析毛泽东读评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阅读或评论同一部书时，常常有好些相近或相似的批注和谈话，另设条目则重复，这种情况一律将原文和批注、谈话糅进这一段叙述分析中，并在行文中顺带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什么书上发表这些批注、谈话的，以充实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发展情形。分析则指明毛泽东观点的特色。④如果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实践中有所反映，或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有突出意义，也作必要的说明。前后观点若有变化也有所交代。从总体上看，有的条目侧重于理论分析，有的条目侧重于交代毛泽东读书情况。

条目设置，每类内容大致按原书（文）的形成时间排序，国外著作一般放在后面。

### 三、编写人员

策划：陈晋、李师东

主编：陈晋

序言：陈晋

战略卷：陈晋、樊静、孙纲、张贻玖、毛立言、张爱茹、宋玉洛

哲学卷：陈晋、黄宪起、张晓玲、杜志明、高路

文学卷：陈晋、张贻玖

历史卷：陈晋、樊静、张贻玖、王汉田

附录一、附录二：陈晋、王为衡、李振

稿成后，陈晋、李师东统稿，张鸣部分统稿。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转送中央有关部门审稿。参加审稿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有汪裕尧、冯蕙、吴正裕、刘宝玉、鲁振祥、张素华六位同志。他们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 四、出版说明

本书是在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的基础上，增订新写重编而成。原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20年间，不断有出版社邀约，希望再版，我们始终谨慎以对，认为应该补充新的内容。这些年来，随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了《毛泽东传（1949—1976）》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两部大书，再加上一些回忆著述，有关毛泽东读书活动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我们这才下决心根据新发现和披露的材料，增订新写，重编此书，并把书名改为《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

此次增订新写和重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 新写一篇长序，题为《学用之道——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说明我们重编此书的现实针对性。序中主要叙述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为何读书、怎样读书、如何把书读活，以及读书怎样增强了毛泽东的领导力、影响力。说清楚这些事情，可以使读者从整体上了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读书理念和读书方法，还可以回答同样是读书，为什么毛泽东读得那样成功，用得那样成功，而有的人却可能读成了书呆子。

2. 根据新发现和披露的材料，我们组织人员新写了四十来个条目，并对原书中的大多数条目进行了修订补充，仔细核校了所有文字和个别史实。

3. 对原书条目重新做了编排。把原来的上、下卷，按专题分为四大卷：《战略卷》、《哲学卷》、《文学卷》、《历史·附录卷》。由此，毛泽东“指点江山”的政治军事气魄、“人间正道”的思想理论真谛、“天若有情”的人文个性情怀、“谁主沉浮”的历史智慧高度，便分别同他的读书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他的阅读世界里相应潜藏着的逻辑伏线。

4. 精心编写了两个附录。一个题为《与毛泽东一生阅读有关的三十一个书目》，五万字左右，汇集了能够找到的毛泽东一生阅读或推荐别人阅读的书目，数量达上千种。其中，有的是他自己开列的，有的是档案记载的，有的是当事人记录的。在每个书目前，写了或长或短的按语，交代该书目产生的缘由。这个材料比较珍贵，不仅扩展了毛泽东的读书信息，也大体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涉猎范围。一个题为《从三十一个书目看毛泽东不同时期的阅读重点》，一万多字，事实上是从纵向的角度把“附录一”列出的三十一个书目串起来，便于读者了解这上千种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毛泽东各方面实践活动的关联。

这两个附录的编写工作，此前还没有人做过。

这样一来，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已经焕然一新，比20年前的旧著显得更加扎实、更全面、更有条理了。

感谢刘景琳先生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卢培钊社长、温六零总编辑、白竹林副总编辑及诸位责编为本书做的大量细致的工作。

编者

2016年2月26日

## 学用之道

——毛泽东书山路上的风景

(代序)

陈 晋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一得一用一巧之间。

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未知的东西，对他总有一种极强的吸引力。他试图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识空间。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属于一种兴趣和达到自己追求的途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是一种职业习惯；对毛泽东来说，读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责任。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于是，毛泽东一生在书山路上摘取和创造的风景，也就格外有趣、有味，其道行、其意境，颇堪玩味。

###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介

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的“大路货”。他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红军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等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那个年代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读之用之，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渐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他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原始出处。比如，毛泽东1938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的。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缘由不言自明。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是，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他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党内阅读马列著作的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十二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三十本马列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又指定二百五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九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在马列原著中，比较起来，毛泽东更强调也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一些重要战略、政策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原因有

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是理论家，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哲学，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中外学者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等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历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难以正确地走向未来。毛泽东的一些名言，更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由：“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历史是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因此，读历史其实是个大概念。毛泽东读史，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作品。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毛泽东对古代文学作品，诸如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这使他拥有罕见的文史素养。

说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是马列、哲学和历史，人们大体认可，也比较了解。关于西方著述，有人可能认为他读得不多，或者说不大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读的西方著述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算少的。

青年时代，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思想受到不小影响。他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外宾时回忆说，青年时代，“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他也主要是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

从延安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毛泽东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从西学思想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到晚年，毛泽东也时常读西学。他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比较起来，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

科学。

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道：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毛泽东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 毛泽东为何读书

关于读书，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的阅读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毛泽东酷爱读书，自然也包括这些追求。